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二)

袁 樞 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二)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三十四上

佞文用事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初。翰林待詔王佞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佞杭州人也。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閒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宮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旣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佞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秦。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祕。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淳。吳人。嘗爲左司郎中。溫。渭之子。時爲左拾遺。景儉。瑀之孫。進士及第。曄。混之族子。諫嘗爲侍御史。宗元。禹錫時爲監察御史。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吏部員外郎王仲舒。主客員外郎劉伯芻等相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等於上。云其朋黨遊宴無度。九月甲寅。正一等皆坐遠貶。人莫知其由。伯芻。迺之子也。十二月庚申。以太常卿高郢爲中書侍郎。吏部侍郎鄭珣。瑜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珣。瑜。餘慶之從父兄弟也。

二十年秋九月。太子始得風疾。不能言。

順宗永貞元年春正月辛未朔。諸王親戚入賀德宗。太子獨以疾不能來。德宗涕泣悲歎。由是得疾。日益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德宗崩。蒼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衆莫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次公。河東人也。太子知人情憂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僊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太子縗服。見百官。丙申。卽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尙疑之。企足引領而望之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以杜佑攝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於紫宸門。辛亥。以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尙書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引執誼爲相。己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壬戌。以殿中丞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計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曰。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過一

二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候見叔文。僇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任尤鬪茸。專以納賄爲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月辛未。以王任爲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遂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細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癸巳。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程神符五世孫也。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遽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

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册太子。百官睹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戊申。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它事。質惶懼而出。五月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王叔文自知爲內外所憎疾。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辛卯。以王叔文爲戶部侍郎。依前充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卽爲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叔文始懼。六月己亥。貶宣歙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尉。士諤以公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煞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劔南支度副使。將韋臯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劔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闢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當以死相助。若

不與亦常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執誼固執不可，闕尙遊長安未去，聞貶士諤，遂逃歸。執誼初爲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旣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爲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話怒不之信，遂成仇怨。癸丑，韋臯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牋以爲聖上遠灑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墮紀紊綱，散庫之積，以賂權門，樹置心腹，徧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臯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均、光庭之曾孫也。王叔文旣以范希朝、韓泰主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尙未寤，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寤，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其母病甚。」丙辰，叔文盛具酒饌，與諸學士及李忠言俱。文珍、劉元琦等飲於翰林。叔文言曰：「叔文母病，以身任國事之故，不得親醫藥，今將求假歸侍。」叔文比竭心力，不避危難，皆爲朝廷之恩。一旦去歸，百謗交至，誰肯見察，以一言相助乎？文珍隨其語，輒折之。叔文不能對，但引滿相勸酒數行而罷。丁巳，叔文以母喪去位。秋七月，王叔文旣有母喪，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懼，懼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旣不獲，則請以爲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

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是日。佞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夜。忽叫曰。佞中風矣。明日遂與歸不出。己丑。以倉部郎中判度支案陳諫爲河中少尹。佞叔文之黨。至是始去。乙未。制以積疹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時內外共疾王叔文黨與專恣。上亦惡之。俱文珍等屢啓上。請令太子監國。上固厭倦萬機。遂許之。又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金吾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俱文珍等以其舊臣。故引用之。又以鄭珣瑜爲吏部尚書。高郢爲刑部尚書。並罷政事。太子見百官於東朝堂。百官拜賀。太子涕泣不答。拜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制敕稱誥。辛丑。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誥改元永貞。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后憲宗之母也。壬寅。貶王佞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佞尋病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卽位於宣政殿。九月己卯。貶神策行軍司馬韓泰爲撫州刺史。司封郎中韓曄爲池州刺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爲邵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爲連州刺史。冬十一月壬申。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馬。執誼以嘗與王叔文異同。且杜黃裳婿。故獨後貶。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尙爲相。常不自得。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朝議謂王叔文之黨。或自員外郎出爲刺史。貶之太輕。己卯。再貶韓泰爲虔州司馬。韓曄爲饒州司馬。柳宗元爲永州司馬。劉禹錫爲朗州司馬。又貶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和州刺史凌準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郴州司馬。

憲宗元和四年。初。王叔文之黨旣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十年。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與武元衡亦惡之。三月乙酉。皆以爲遠

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朗州司馬劉禹錫爲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刺史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爲禹錫言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則禹錫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待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爲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州刺史。

憲宗平蜀劉闢

唐順宗永貞元年秋七月癸丑。西川節度使南康武王韋臯薨。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資費。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爲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幕僚歲久官崇者。則爲刺史。已復還幕府。終不使還朝。恐泄其所爲故也。府庫旣實。時寬其民。三年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至今畫像以爲土神。家家祖之。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劉闢使諸將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己未。以袁滋爲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冬十月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徵劉闢爲給事中。十一月。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爲吉州刺史。十二月己酉。以給事中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右諫議大夫韋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壬子。以丹爲東川節度使。丹津之五世孫也。

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欲以

同幕盧文若爲東川節度使。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關舉兵。關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卽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關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爲唐昌尉。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關狂慧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爲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弈將步騎二千爲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關。時宿將名位素重者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卽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弈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筯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關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關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關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關官爵。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夏五月。劉關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崇文。六月丁酉。崇文擊敗之。關置柵於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

陽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庚子。高崇文破劉闢於德陽。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關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秋七月癸丑。高崇文破劉闢之衆萬人於玄武。甲午。詔凡西川繼援之兵。悉取崇文處分。九月壬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闢之衆於神泉。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關綿江柵將李文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關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城都。劉闢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關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衍。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擡。一境皆平。初。韋臯以西山運糧使。崔從知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融之曾孫也。韋臯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土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草表薦式等。厚贖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載。廬山人。式。瑄之從子。文昌。志玄之玄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冬十月。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戊辰。以嚴礪爲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監柳晟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脅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它人誅汝。以爲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誅之。

憲宗平吳李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春二月。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廐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十七年。李錡旣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盜取縣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阬於道旁。己亥。善貞至。并鎖械內阬中。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爲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材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它卒。轉運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僚李約等皆去之。約。勉之子也。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浙西觀察使李錡爲鎮海節度使。解其鹽鐵轉運使。錡雖失利權。而得節旄。故反謀亦未發。冬十二月。以刑部郎中杜兼爲蘇州刺史。兼辭行。上書稱李錡且反。必奏族臣。上然之。留爲吏部郎中。

憲宗元和二年夏。蜀旣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口慰撫。且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爲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

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詐窮，遂謀反。王澹旣掌留務於軍府，頗有制置。錡益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兵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譟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曳下嚮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又嚮食之。注刃於敕使之頸，詬詈將殺之。錡陽驚起救之。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爲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爲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人爲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昌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各有兵數千，伺察刺史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千治石頭城，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蘇州刺史李素爲姚志安所敗，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會錡敗免。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徵宣武義寧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江西兵出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爲隨之？族滅豈若棄逆效順，轉禍爲福乎？」衆悅，許諾。卽夜還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癸酉，本軍以聞。乙亥，羣臣賀。

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爲。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銛等。皆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爲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玄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垪。李絳上言。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卽從其言。

魏博歸朝 田弘正

唐憲宗元和七年秋八月戊戌。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洛州刺史元誼女。生子懷諫。爲節度副使。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也。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與數規諫。軍中賴之。季安以爲收衆心。出爲臨清鎮。將欲殺之。與陽爲風痹。灸灼滿身。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爲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爲鄭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爲魏

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爲然。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己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然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則立爲鄰道所齏粉矣。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且言芻糧金帛，皆已有備，上顧問絳，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恆州，四面發兵，近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爲天下笑。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直無功，或生它變。況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勿疑，上奪身撫按曰：朕不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未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請爲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乃謂

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灋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改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

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證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濃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

八年春正月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十四年秋八月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憲宗討成德王承宗

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卽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拔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潛與監軍相結。起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

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秋八月己未，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憲宗元和二年冬十一月，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上黨，從史託言就食邢洛，不時奉詔，久之乃還。

四年春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爲留後，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父沒則代領軍務。王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自立，恐禍及宗，與幕客劉栖楚俱自歸京師，詔以士

則爲神策大將軍。上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裴垪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遠理，彼必不服。由

是議久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等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自武

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不以爲非。況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范陽魏博

易定、淄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雖茂昭有請，亦恐非誠。所以然

者，今國家除人代承宗，彼鄰道勸成進退有利。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爲功。若詔令有所不行，彼因

潛相交結，在於國體，豈可遽休。須應興師四面攻討，彼將帥則加官爵，士卒則給衣糧，按兵玩寇，坐觀勝

負，而勞費之病，或歸國家矣。今江淮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殆未可輕議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欲希上

意，奪裴垪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瓘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

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瓘，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

進用。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懼，因承瓘說上請發本軍討承宗。壬辰，起復從史。

左金吾大將軍餘如故。秋七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之隸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恐承宗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慮它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思。所是。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如反掌。故諂諛躁競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它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竄。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恆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恆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豐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

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旣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眞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九月甲辰朔。裴武復命。庚戌。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恆冀深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昌朝。嵩之子。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眞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垵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賊多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旣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廷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利也。且垵武久處朝廷。諳諫事體。豈有使還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爲陛下必保其不然。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垵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旣不置行營節度使。卽承瓘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卽承瓘乃都統。

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瓘指麾，心旣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瓘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太重者，相屬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爲讒，就使爲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舉，跖躄爲廉。良佛意則毀，龔黃爲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己亥，吐突承瓘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恆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田季安聞吐突承瓘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爲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幽州牙將絳人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其能不恥於天下乎？旣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

是上不下。下不。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障障。遣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執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怒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燕趙爲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爲恆州北道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何謂外軍。

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諠譁者。丁卯。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洹湟鎮。吐突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諸軍討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爲河北本不常用兵。今旣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與從史兩軍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爲痛惜者二。何則。若保有成。卽不論用度多少。旣的知不可。卽不合虛費貲糧。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疆大。此臣爲陛下痛惜者一也。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卽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州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爲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飢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或有奔逃。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爲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承虛入寇。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爲陛下深憂者二也。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懷承宗號。又高芻粟之價。

以敗度支。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垪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垪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垪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必且爲亂。今聞其與承瓘對營。視承瓘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益相昵狎。甲申。承瓘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左右驚亂。承瓘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譚。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部。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胤承洽之子。聽晟之子也。丁亥。范希朝張茂昭大破承瓘之衆於木刀溝。上嘉烏重胤之功。欲卽授以昭義節度使。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瓘奏。已牒重胤。尙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魏博恆幽諸鎮蟠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磁邢洺入其腹內。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曷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今幸而得之。承瓘復以與重胤。臣聞之。驚歎實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爲長策。已失大體。今承瓘又以文牒差人爲重鎮留後。爲之求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瓘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瓘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并指承瓘專命之。

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皆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之改除，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今重胤已總軍務，事不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爲帥，不由朝廷，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胤典兵，卽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何以異於從史乎？重胤之得河陽，已爲望外之福，豈敢更爲旅拒。況重胤所以能執從史，本以仗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襲其跡而動乎？重胤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胤獨爲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如其請。壬辰，以重胤爲河陽節度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夏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爲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宗，以爲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加劉濟中書令。秋九月己亥，吐突承璀自行營還。辛亥，復爲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垍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璀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

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上罷承瓘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垪數以疾辭位。冬十一月庚申。罷爲兵部尙書。十二月。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大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己丑。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六年冬十一月己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年春二月丙戌。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灑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九年。李絳屢以足疾辭位。正月癸卯。罷爲禮部尙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爲淮南監軍。至是召還承瓘。先罷絳相。

十年夏六月。賊殺武元衡。詔中外搜捕。成德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行止無狀。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鞠之。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事見憲宗平淮西。乙

丑。以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曰。冀其幡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上雖絕王承宗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宗屢敗之。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冬十一月。詔發振武兵二千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十二月。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

十一年春正月乙亥。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彊。斬首千餘級。癸未。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二月乙卯。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奏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己未。劉總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鷓城。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四月。劉總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瑊之子也。秋七月。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己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殺千餘人。降者亦如之。爲三壘以環柏鄉。冬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斬首千餘級。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恆州三十里。而軍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

恆州與承宗戰大敗。犇還定州。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爲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
僇露。陳楚馳入定州。鎮遏亂者。斂軍中衣以歸鎬。以兵衛送還朝。楚定州人。張茂昭之甥也。

十二年春三月。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千餘人。戊辰。賜程執恭名權。戊寅。王承宗遣
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旣無統
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旣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
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
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十三年。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旣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
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
吏。弘正爲之奏請。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
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庚辰。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十五年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軍參謀崔燧以承
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將士拜之。承元不受。
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
德。不以承元年少。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
事於都將聽事。令左右不得謂己爲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

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旣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泣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遠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卷第三十四下

憲宗平淮蔡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唐德宗貞元二年。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爲留後。少誠素狡險。爲李希烈所寵任。故爲之報仇。七月己酉。以虔王諒爲申光隨蔡節度大使。以少誠爲留後。

三年。初。李希烈據淮西。選騎兵尤精者爲左右門槍奉國四將。步兵尤精者爲左右克平十將。淮西少馬。精兵皆乘騾。謂之騾軍。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濃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濃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押牙

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驃軍兵馬使張崇獻。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瀆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瀆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復爲村民所殺。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其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以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也。泌執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夏五月。申蔡留後吳少誠繕兵完城。欲拒朝命。判官鄭常大將楊冀謀逐之。詐爲手詔賜諸將。申州刺史張伯元等事泄。少誠殺常冀伯元。大將朱旻曹濟犇長安。

十三年冬十月。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開刀溝入汝。上遣中使諭止之。不從。命兵部郎中盧羣往詰之。少誠曰。開此水。大利於人。羣曰。君令臣行。雖利人。臣敢專乎。公承天子之令而不從。何以使下吏從公之令乎。少誠遽爲之罷役。

十四年秋九月。彰武節度使吳少誠遣兵掠壽州霍山。殺鎮遏使謝詳。侵地二十餘里。置兵鎮守。

十五年春三月甲寅。吳少誠遣兵襲唐州。殺監軍邵國朝。鎮遏使張嘉瑜。掠百姓千餘人而去。秋八月。

丙申。陳許節度使曲環薨。乙未。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陳州刺史上官況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況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況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但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昌裔。兗州人也。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大將孟元陽拒却之。陳許都知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況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

巷見持纜者悉斬之。無得脫者。丙辰。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辛酉。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州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於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安黃節度使伊慎。知壽州事王宗。與上官浼。韓弘。進擊吳少誠。屢破之。十一月壬子。于頔奏拔吳房朗山。諸軍討吳少誠者。旣無統帥。每出兵。人自規利。進退不壹。乙未。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少誠所有。於是始議置詔討使。

十六年春正月乙巳。恆冀。易定。陳許。河陽四軍與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夏。綏節度使韓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厚之。薦於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二月乙酉。以全義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全義節度。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爲大帥。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等戰于澗南廣利原。鋒鏑未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少陽。滄州。清池人也。秋七月。吳少誠進擊韓全義於五樓。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退保澗水縣城。九月癸丑。吳少誠進逼澗水數里。置營。韓全義復帥諸軍退保陳州。宣武河陽兵私歸本道。獨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帥所部留軍澗水。全義以詐誘昭義將夏侯宣。義成將時昂。河陽將權文變。河中將郭湘等。斬之。欲以威衆。全義至陳州。刺史劉昌裔登城謂之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此。昌裔不敢納。請舍于城外。旣而昌裔齋牛酒入全義營犒師。全義驚喜。心服之。己未。孟元陽等與少誠戰。殺二千餘人。冬十月。吳

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爲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爲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爲患無窮矣。賈耽言於上曰：「賊意蓋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幣於監官軍者，求昭洗，監軍奏之。戊子，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

十七年春正月甲寅，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閏月甲戌，歸夏州。

順宗永貞元年春三月，加彰義節度使吳少誠同平章事。

憲宗元和四年，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署爲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誠薨，少陽自爲留後。

五年，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三月己未，以少陽爲淮西留後。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爲節度使。

九年閏八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卽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

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爲陳州刺史。充忠武軍都知兵馬使。以泗州刺史令狐通爲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丙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荊南節度使。以荊南節度使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爲輟朝。但易環蔡諸鎮將帥益兵爲備。元濟殺元卿妻及四男。以坊射棚。淮西宿將董重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爲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冬十月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爲節度使。甲子。以嚴綬爲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十年。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正月己亥。制削元濟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守之。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爲淮西兵所敗。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爲淮西所屠。癸丑。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

戶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卽奏請自行許之公綽至安州李聽屬囊鞬迎之公綽以鄂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候二牒授之選卒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淫泆者沉之於江士卒皆喜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蹠殺圍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圍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驚何足惜也竟殺之三月庚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兵於南頓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恆郚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三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爲元濟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徒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募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是人情惶懼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爲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爲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旣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

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有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力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丙申。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爲知人。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爲然。卽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少卿奏事。爲吳元濟遊說。少卿至中書。辭指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走。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之。取其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墜溝中。度甃帽厚得不死。僦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久之。朝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爲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櫳者。皆索之。成德軍進奏院有恆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衆多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

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寮。議其罪。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甲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呂元膺捕賊獲中岳寺僧圓淨。按驗其黨。始知殺武元衡者。乃是李師道。事見憲宗討淄青。秋八月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衆。萬餘人。屯境上。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弘樂於自擅。欲倚賊以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教之歌舞。絲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使者先致書光顏。乃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顏謂使者曰。相公慙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卽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冬十月。以戶部侍郎李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右羽林大將軍高

霞寓爲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十一月。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澗水。拔其城。乙亥。以嚴綬爲太子少保。盜焚襄州佛寺。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西兵於固始。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十一年春三月。壽州團練使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鐵山。己卯。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二柵。夏四月庚子。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五千級。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斬首二千餘級。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己酉。霞寓退保唐州。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至。秋七月丁丑。貶霞寓爲歸州刺史。遜亦左遷恩王傅。以河南尹鄭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爲彰義節度使。申光蔡唐隋鄧觀察使。以唐州爲理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鄆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九月乙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怒諸將久無功。冬十一月辛巳。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

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勸死士。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餘級。十二月。袁滋至唐州。去斥候。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隨鄧節度使。愬聽之。兄也。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澗。輸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鄆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劾其心。愬許之。旣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淮西被兵。

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并置兵以衛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遷婦女於唐州。入據其城。於是唐鄆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間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澗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澗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嶺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鄆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

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輿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曩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牒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

覈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秋七月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乃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鄆城爲治所。甲申。至鄆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澠水鎮。殺三將。焚芻橐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

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纏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尙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常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

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舖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廩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北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囊韉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犇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丙

戍朔。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灑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澠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爲神武將軍知軍事。裴度以馬總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鄆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總爲淮西節度使。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憲宗討淄青李師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初。李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況師道復滅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密州事。好畫及醫策。師古謂判官高洙。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欲有問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爲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它人。願置帥不善。則非徒敗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爲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人賤

事以爲己能。果堪爲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六月壬戌朔。師古薨。洙公度祕不發喪。潛逆師道于密州。奉以爲節度副使。秋八月。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師道謀於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洙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漚。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巳。以師道爲平盧留後。知鄆州事。冬十月壬午。以平盧留後李師道爲節度使。

十年。官軍之討吳元濟也。李師道使大將將二千趣壽春。欲爲元濟之援。又使盜攻河陰。轉運院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事見憲宗平淮蔡。夏六月癸卯。盜殺武元衡。秋八月。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往來。吏不敢詰。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後。不敢迫。賊出長夏門。望山而遁。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虢。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趨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且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故嘗爲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爲師道謀。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錢千萬。陽爲治佛光寺。結黨定謀約。令嘉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之。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旣得之。奮鎚擊其脛。不能折。圓淨罵曰。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防禦將二人及驛卒八人。皆受其職名。爲之耳目。元膺鞠訾嘉珍。門察始知殺

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元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上以爲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冬十一月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敗蕭沛數縣。愿悉以步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愿晟之子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李師道聞李光顏等拔吳元濟陵雲柵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

十二年。官軍之攻吳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阨危如此。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奕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它過杖殺之。

十三年。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洙與同僚郭昉。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誠爲尙書憂家事。反爲高洙等所疾。尙書奈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洙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洙等。出洙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洙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洙并囚郭昉。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洙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

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春正月，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囚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責其決語，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第許之，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曷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謀討師道也。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加橫海節度副使。六月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武寧節度使。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冬十一月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裴度曰：「魏博軍旣度河，不可復退，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旣至滑州，卽仰給度支，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

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魏博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十二月。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墓下。師古薨。師道立。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沘郭晷。李存爲司空忠謀。李文會姦佞。殺沘囚晷。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晷存還幕府。武寧節度使李勣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己卯晦。進攻金鄉。克之。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旣失之。其刺史遣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丙戌。師道所署沘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壬辰。武寧節度使李勣拔魚臺。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殺萬餘人。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李勣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

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頗爲備。不可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同受傳語。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十人拔刀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悟命置牙門。

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爲幸。尋而斬之。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卽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爲之改容。義而不責。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僕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登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目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上欲遷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爲。悟多力好手搏。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登卽行矣。何能爲哉。庚午。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弘正將數道兵。已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卽受旌節。馳詣滑州。辟

李公度李存郭昉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聞將移鎮。昉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乃詐爲悟帖。遣使卽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比還。悟及昉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旣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曩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淄青西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竟密等州觀察使。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曩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

之暴橫爲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仗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鞠之。皆款服。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恆鄆同謀。遣刺客刺元衡。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成。遂竊以爲己功。遠報受賞耳。今自度爲罪均。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悉殺之。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尙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沂海堯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爲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每冒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怒。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爲然。約事成。推弁爲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卽自稱留後。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棗州刺史曹華爲沂海堯密觀察使。八月。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卽日發沂州。導從尙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柎械。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棗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

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爲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眈眈。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惟先發者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河朔再叛

唐憲宗元和五年。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爲副大使。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爲瀛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爲節度使矣。明日。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爲。殺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代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飲。總因寘毒而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十三年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

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穆宗長慶元年。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祟。常於府舍飯僧數百。使晝夜爲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能寐。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春正月己卯。奏乞棄官爲僧。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瀛莫觀察使。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劉總奏懇乞爲僧。且以其私第爲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爲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癸亥。卒于定州之境。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營爲一道。請除張弘靖爲節度使。平薊瀛瀆爲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

玟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尙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繩之以灑。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墳。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爲留後。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爲之。衆從之。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爲賓客分司。己未。再貶吉州刺史。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倭性剛褊。無遠慮。以爲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倭。沔之孫也。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

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性果悍陰狡。僭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尙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陵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峩。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玟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卽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

度使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己丑。以裴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九月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涑水。遂城蒲城。冬十月。以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朱克融遣兵寇蔚州。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殺千餘人。庚辰。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臣無成則天

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積爲工部侍郎。積雖解翰林恩。遇如故。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丙戌。以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峯作亂。伏誅。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峯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峯。其黨死者數千人。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斬獲萬餘人。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戊子。義武奏破莫州青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旣陷。

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開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卽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近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旣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卽用。度交關。盡許則人心無懼。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兵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鬪志。又屬大雪。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

軍出境。皆給朝廷。今尙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尙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尙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舊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乃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旣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旣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

不敢由驛路行。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旣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朱克融旣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玟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使。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卽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三月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尙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旣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尙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尙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

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尙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尙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壬子。以裴度爲淮西節度使。餘如故。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爲橫海節度使。夏四月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爲神策都知兵馬使。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五月丁巳。詔左僕射韓臯等鞠之。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尙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邪謀。責之大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三年夏五月丙子。以晉慈二州爲保義軍。以觀察使李

寰爲節度使。秋八月，以左僕射裴度爲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

四年，初，牛元翼在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夏六月，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筭。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它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尙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蒼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冬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事。

敬宗寶曆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二月丁未，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上自卽位以來，欲幸東都，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爲疎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

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官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承繼。夏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秋八月。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載義承乾之後也。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奏同捷復歸滄州。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文宗大和元年春二月。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

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請遵朝旨。夏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爲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陸成德王庭湊檢校官。秋七月。李同捷託爲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陸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播各帥本軍討之。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爲昏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爲。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

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王庭湊爲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之爲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冬十月，天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爲橫海節度使，從王智興之請也。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棗州，焚其三門。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开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夏六月，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爲庭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庭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棗州。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庚寅，以寰爲夏綏節度使。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爲橫海節度使。冬十月，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爲之耗弊。傅良弼至陝西薨。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爲橫海節度使。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开志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

辛巳。史憲誠奏開志紹兵屯永濟。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

三年春正月。開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中道潰叛。橫海節

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開志紹破之。志紹將其衆五千犇鎮州。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

之。甲辰。昭義奏開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洛州。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

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

以所管聽命。夏四月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李祐拔德州。城中將三千餘人犇鎮州。李同捷

與祐書請降。祐并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及李

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

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

同平章事。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柏耆徑入城。取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

爲循州司戶。李祐尋薨。壬寅。攝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

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或效順爲達表章。餘皆勿受。辛酉。以史憲誠爲兼侍中。河中節度使

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

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又奏開志紹自縊。

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

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

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晝夜兼行。趣淺口。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棄之。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四年夏四月。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

五年春正月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譟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曰。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蹇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爲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爲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

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七年春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爲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爲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爲意。三月，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文穎不受而去。夏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秋八月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仍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爲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藉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掉，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

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犇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爲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已還。濃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復勃者。則撓削濃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壹勢便。罔不爲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都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夏割生人。略而天下。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以爲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爲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它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爲。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落。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爲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以

師老爲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犇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堂然。將陳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爲偃月。一則曰必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爲萬世安。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爲也。又作守論。以爲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象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乎闔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濃。角爲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

非此而反用以爲經。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爲之序，以爲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爲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爲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爲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相言指縱者人也，獲免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八年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侔，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歐擊欲殺之，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載義母兄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十一月，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袞衣及諸僧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十二月癸未，以史元忠爲盧龍留後。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三月丙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卷第三十五上

南詔歸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秋九月戊午，册南詔蒙歸義爲雲南王。歸義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之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折曰浪穹曰樣備曰越澹。兵力相埒。

莫能相壹。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高宗時。蒙舍細奴邏初入朝。細奴邏生邏盛。邏盛生邏皮。邏皮生皮邏閣。皮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會有破洱河蠻之功。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之奏請。朝廷許之。仍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羣蠻。不從者滅之。遂擊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其後卒爲邊患。

天寶七載。雲南王歸義卒。子閣羅鳳嗣。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

九載。楊國忠德鮮于仲通薦爲劍南節度使。仲通性褊急。失蠻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都督過雲南。雲南太守張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徵求。南詔王閣羅鳳不應。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閣羅鳳忿怨。是歲發兵反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十載夏四月壬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時仲通將兵八萬分二道出。戎嶯州。至曲州靖州。南詔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還所俘掠。城雲南而去。且曰。今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我。我將歸命吐蕃。雲南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至西洱河。與閣羅鳳戰。軍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敍其戰功。閣羅鳳斂戰尸築爲京觀。遂北。臣於吐蕃。蠻語謂弟爲鍾。吐蕃命閣羅鳳爲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閣羅鳳刻碑於國門。言己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賞。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未戰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舊制百姓有勳者免征役。時調兵旣多。國忠奏先取高勳。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

十一載夏六月甲子。楊國忠奏吐蕃兵六十萬救南詔。劍南兵擊破之於雲南。克故隰州等三城。捕虜六千三百。以道遠簡壯者千餘人及酋長降者獻之。

十三載夏六月。侍御史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十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肅宗至德元載。南詔乘亂陷越巂。會同軍據清溪關。尋傳驃國皆降之。代宗大曆十四年秋九月。南詔王閣羅鳳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冬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曰。吾欲取蜀。以爲東府。西川節度使崔寧在京師。所留諸將不能禦虜。連陷州縣。刺史棄城走。士民竄匿山谷。上憂之。趣寧歸鎮。寧已辭。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寧雖入朝。全師尙守。其後貢賦不入。與無蜀同。且寧本與諸將等夷。因亂得位。威令不行。今雖遣之。必恐無功。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願陛下熟察。上曰。然則柰何。對曰。請留寧。發朱泚所領范陽戍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它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衛。爲右神策都將。上發禁兵四千人。使晟將之。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

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又破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日東主。

德宗貞元三年，初，雲南王閣羅鳳陷嶺州，獲西瀘令鄭回，回相州人，通經術，閣羅鳳愛重之。其子鳳迦異及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皆師事之。每授學，回得撻之。及異牟尋爲王，以回爲清平官。清平官者，蠻相也。凡有六人，而國事專決於回。五人者，事回甚卑謹。有過則回撻之。雲南有衆數十萬，吐蕃每入寇，常以雲南爲前鋒。賦歛重數，又奪其險要地，立城堡。歲徵兵助防。雲南苦之。回因說異牟尋復自歸於唐曰：中國尙禮義，有惠澤，無賦役。異牟尋以爲然而無路自致。凡十餘年。及西川節度使韋臯至鎮，招撫境上羣蠻。異牟尋潛遣人因諸蠻求內附。臯奏今吐蕃棄好，暴亂鹽夏，宜因雲南及八國生羌有歸化之心，招納之。以離吐蕃之黨，分其勢。上命臯先作邊將書以諭之。微觀其趣。閏五月己未，韋臯復與東蠻和義王苴那時書，使詞伺導達雲南。六月，韋臯以雲南頗知書，壬辰，自以書招諭之，令趣遣使入見。四年夏四月，雲南王異牟尋欲內附，未敢自遣使。先遣其東蠻鬼主驃旁苴夢衝苴烏星入見。五月乙卯，宴之於麟德殿，賜賚甚厚，封王給印而遣之。冬十月，吐蕃發兵十萬，將寇西川。亦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於瀘北。韋臯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遣雲南王，敍其叛吐蕃歸化之誠，貯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然吐蕃業已入寇，遂分兵

四萬攻兩林驃旁。三萬攻東蠻。七千寇清溪關。五千寇銅山。皐遣黎州刺史韋晉等與東蠻連兵禦之。破吐蕃於清溪關外。十一月吐蕃屢遣人誘脅雲南。

五年春二月丁亥。韋皐遣異牟尋書稱回鶻屢請佐天子共滅吐蕃。王不早定計。一旦爲回鶻所先。則王累代功名虛棄矣。且雲南久爲吐蕃屈辱。今不乘此時依大國之勢以復怨雪恥。後悔無及矣。雲南雖貳於吐蕃。亦未敢顯與之絕。冬十二月壬辰。韋皐復以書招諭之。

七年。韋皐比年致書招雲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屢發雲南兵。雲南與之益少。皐知異牟尋心附於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閣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皐遣忠義還雲南。并致書敦諭之。冬十二月。吐蕃知韋皐使者在雲南。遣使讓之。雲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皐聽其歸耳。無它謀也。因執以送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爲質。雲南愈怨。勿鄧酋長苴夢衝潛通吐蕃。扇誘羣蠻。隔絕雲南使者。韋皐遣三部落總管蘇危將兵至琵琶川。

八年春二月壬寅。執夢衝數其罪而斬之。雲南之路始通。冬十一月。吐蕃雲南日益相猜。每雲南兵至境上。吐蕃輒亦發兵。聲言相應。實爲之備。辛酉。韋皐復遣雲南王書。欲與共襲吐蕃。驅之雲嶺之外。悉平吐蕃城堡。獨與雲南築大城於境上。置戍相保。永同一家。

九年夏五月。雲南王異牟尋遣使者三輩。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齎生金丹砂詣韋皐。金以示堅。丹砂以示赤心。三分皐所與書爲信。皆達成都。異牟尋上表請棄吐蕃歸唐。并遺皐帛書。自稱唐故雲南王孫。吐蕃贊普義弟。日東王。皐遣其使者詣長安。并上表賀。上賜異牟尋詔書。令皐遣使慰撫之。冬

十月甲子。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書詣雲南。并自爲帛書答之。

十年春正月。崔佐時至雲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雲南王異牟尋尙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時衣牂柯服而入。佐時不可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牟尋不得已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顧左右失色。業已歸唐。乃歔歔流涕。俯伏受詔。鄭回密見佐時教之。故佐時盡得其情。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號。獻其金印。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仍刻金契以獻。異牟尋帥其子尋夢湊等。與佐時盟於點蒼山神祠。先是吐蕃與回鶻爭北庭大戰。死傷頗衆。徵兵萬人於雲南。異牟尋辭以國小。請發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許之。異牟尋遣五千人前行。自將數萬人踵其後。晝夜兼行。襲擊吐蕃戰於神川。大破之。取鐵橋等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戊戌。遣使來獻捷。夏六月。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揀獻地圖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癸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爲冊南詔使。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宴。出玄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之命。

十一年秋九月丁巳。加韋臯雲南安撫使。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又虜施順二蠻王。

十五年夏四月。南詔異牟尋遣使與韋臯約共擊吐蕃。臯以兵糧未集。請俟它年。冬十二月。吐蕃衆五萬分擊南詔及篤州。異牟尋與韋臯各發兵禦之。吐蕃無功而還。

憲宗元和三年冬十二月。南詔異牟尋卒。子尋閣勸立。

四年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晟立。

十一年春二月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兒也。

穆宗長慶三年秋七月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豐祐勇敢善用其衆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文宗大和三年冬十一月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巔謀大舉入寇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巔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鄉導襲陷嵩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詔發東川興元荆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巔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釗兵寡弱不能戰以書責嵯巔嵯巔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釗修好而退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嵯巔自爲軍殿及大度水嵯巔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嵯巔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

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巔。

四年秋九月，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不問。詔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張朏之逐張延賞，皆鎮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戎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曩者蠻寇已逼，元穎始捕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它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夏五月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而還。

宦官弒逆甘露之變附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異。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鏞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爲鏞異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令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鏞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異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至如鏞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鑄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鏞自知不爲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鏞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仍賜服。

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十四年冬十月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鏞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以爲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僞自可辯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潏江陵令

十五年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瓘謀立澧王暉爲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瓘尙謀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瓘及澧王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卽位于太極殿東序丁未輟西宮朝臨集羣臣於月華門外貶皇甫鏞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二月丁丑上御丹

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秋八月。上甫過公除。卽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尙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告遠夷之使。未復命。遇密弛禁。蓋爲齊人。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冬十月壬子。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覃。珣瑜之子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閒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十一月。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穆宗長慶二年冬十一月庚辰。上與宦官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

繩牀。悉去左右衛官。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上無言。旣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上疾浸瘳。

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錦綵銀器各有差。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詔。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衆情白愬。請去之。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愬署爲巡官。列於賓席。注旣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它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爲立居宅。贍給之。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

四年。初。柳泌等旣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臯者。上疏以爲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尙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

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卽位于太極東序。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衆。或今日賜緣。明日賜緋。二月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三月。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尙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旣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爲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夏四月。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玄明謂韶曰。我爲子卜。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伺夜作亂。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韶急卽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上常佑右軍。至是上

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金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金與右軍兵馬使尙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惶駭。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灑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壬寅，厚賞兩軍立功將士。冬十月戊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敬宗寶曆元年，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永，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涵，舉白浮鍾。魏徵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親貌獻餐，斯可戒懼。上優詔答之。冬十月，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卽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二年夏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上以禱祠求福。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上館之禁中山亭。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咸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好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己平內難。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册命卽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凡百儀禮。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趙歸真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卽位。上自爲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

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停諸司新加衣糧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縷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爲太平可冀。

文宗大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辛巳。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蕢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

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濩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濩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濩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干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正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爲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牧佑之孫植。勛之子式。起之子慎由。融之玄孫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以倚事。擢爲尚書右丞。秋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

五年春二月。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爲信然。甚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與議其事。守澄乃止。是日旬休。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叩額而退。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爲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庭覈實。由是獄稍緩。正雅。翹之子也。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豫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爲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存亮卽日請致仕。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係又之子。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七年。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熾灼。上深惡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欵閣內奏彈注。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灋司。旬日之間。章數

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鷲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姦。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況中尉有翼戴之功，豈以除姦而獲罪乎？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螻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詞伺往復再三，元素不口，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它日之禍矣。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冬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八年夏六月，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李仲言遇赦還東都，鄭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以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事見朋黨之禍。秋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冬十月庚寅，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十一月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大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尙書左丞。

九年夏四月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欵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時人皆哂之。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煊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悅。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寵任日隆。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癸亥。貶甘封州司馬。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讀學士。八月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癸亥。封杖殺之。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注爲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

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餘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冬十月，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乙酉，鄭注赴鎮。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尙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澧水。注奏請入

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澆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官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與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元與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賦。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人受敕。獨東兵入。邪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爲何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犇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罽。惡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旣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與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

吾屬議之兩省官諸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討賊。王涯等將會食，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討賊黨。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興、易服單騎出安化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坊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尙書爲相，魚護軍令致意。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臯，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證家鉅富，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餼入其家，執其子澱殺之。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鑣翰林學士黎埴等家，掠其貨財，掃地無遺。鑣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日出始開建福門，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尙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爲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覃制宣告中外。楚敍王涯、賈餼反。

事浮汎。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爲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爲奸人所污。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李孝本改衣綠。猶服金帶。以帽鄣面。單騎犇鳳翔。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將犇鳳翔。爲整屋鎮遏使宋楚所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者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權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憤歎其冤。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宄險。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劓。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王涯有再從弟洙。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洙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洙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興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

輿愛之。從元興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興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興收族。守謙獨免。是日以令狐楚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詡等。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丙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吏卒。犇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屏其從兵。於坐取之。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旣啜茶。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支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簡能。綸之子。傑。俛之弟也。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弈。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妮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已已。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辛未。

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奸罔。雖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吾金卒導從足矣。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慙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等。怨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犇散。有不及束帶襪而乘馬者。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謂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阜執弓刀。北望見皇城閉。卽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吏。雖爲所脅從。涉於誣誤。皆赦之。它人毋得妄相告言。及相恐喝。見亡匿者。勿復追捕。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出爲華州刺史。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

服四夷。卽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灑。元賞已凶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二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流血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詣闕廷。面陳臧否。恐并陷拏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三月。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旣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丁未。皇城留守郭皎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綠。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

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夏四月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人情愴愴。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上及石等共論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秋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旣而流涕。泫然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况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功之者。皆由朕之不明。曷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固尉。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毳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尙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瀆。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途有盜射之。微傷。左右犇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

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十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冬十月。太子永猶不悛。庚子。暴薨。諡曰莊恪。

四年冬十月。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上謀於宰相李珣。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等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復欲爾邪？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乙亥。上疾少閒。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穎王灋爲皇太弟。應軍國事。權令句當。且言太子成美。年尙沖幼。未漸師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珣。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李珣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灋爲太弟。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穎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灋沈毅有斷。喜愠不

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於太和殿。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諫議大夫裴夷宜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直儼然在疚。以哀慕爲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士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武宗卽位。冬十一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武宗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珣。戶部尙書杜悰犇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琪崔鄆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

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嚮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州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李珣爲昭州刺史。裴夷直爲驩州司戶。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二年夏四月。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三年夏四月。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四年。宦官發仇士良宿怨。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

宣宗大中八年。上自卽位以來。治弑憲宗之黨。誅竄甚衆。慮人情不安。詔長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流竄已盡。其餘族從踈遠者。一切不問。十月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